

目录

序曲 温家宝说：若作出错误的决定，我就跳长江殉职 轶

第一章 长江在哭泣 轶

员 缘年 缘月，水利专家从南京发出警告：

今年长江有大水 轶

圆 历史说，盛世伐木，为王筑城。万里长江

正变成第二条黄河 轶

猿 黄沙逼近古楼兰国的城郭，国王才发出

最后的通牒文告：“砍伐一棵树，杀头！” 轶

源 朱总理说，请放下伐刀！不然长江源头的

树都被伐光了，到那时候哭都没有眼泪了 轶

缘 失去森林就会国亡家破，西印度洋上的

小岛国视绿色为自己生命的血脉 轶

第二章 一江南水向西流 轶

员 今夜潇湘雨急，济阳河告急！捞刀河告急！

湘江干流告急！京广线告急 轶

圆 八百里洞庭今安在？在诗里，在画里，

在人们的回忆里 轶

猎安造坑大营救 :为一个女教师的生命 , 出动直升机	轱忍
源市委第一书记在大水中横刀立马 , 身先士卒 ,但悄悄躲避作家的目光	轱远

第三章 悲情□洲湾	轱原
-----------	----

员走近□洲湾 :天雨兮 ? 黑水兮 ? 祸水兮	轱原
圆洪水铺天盖地 ,军民共陷绝境 ,一个母亲 临死对女儿说 :抱住解放军叔叔	轱范
猎人类生存史上最漫长的一夜 :将军与士 兵共患难 ,同在一棵树上挂了 怨个小时	轱袁
源英雄之旅默默无闻 ,仅仅因为抢救罹难 苍生时未让某电视台的要员登上方舟	轱园
缘小江珊一家生死之谜 :一个原本就感天地 的故事 ,却被移花接木地重新编织了	轱范
远曾经的拥有随风而逝 ,隔着冰冷的天河冥界 , 鲁蓓将一个军嫂最隐秘最悔恨的情感撕裂给 天下人看	轱忍
苑祭奠□洲湾 ,脱视着黑水之下的家园 , 竟无语哽噎	轱范

第四章 “特殊战争”拉开帷幕	轱园
----------------	----

员襄谷城中将飞向武汉。陶伯钧司令员说 : 等待着你们决胜长江的好消息	轱园
圆越过武胜关 ,大战烟波里 “哀兵”在荆州 古战场上的最后一役	轱原
猎笼罩在战盔上的辉煌光环已经不再 ,但是 中国军人却在世纪末的大洪水中重新认识	

和发现了自己 ,塑造了自己

辕固

第五章 江堤之危 ,危在人祸

辕缘

员孟家溪溃口作证 :安全区不安全

辕缘

圆戮面总理怒斥“豆腐渣工程” ,九江溃口

时隔两年之后才见始作俑者谢罪天下

辕源

猿长江在呻吟 :江堤之危 ,危在水乎 ? 人乎 ?

江堤之险 ,险在天灾 ? 险在人祸

辕固

第六章 乡关何处

辕缘

员委卒保车 ,破口行洪。六合垸沉陷了 ,

永合垸沉陷了 ,张智垸沉陷了

辕缘

圆颍江之下家何在 ? 端着手中的乌纱帽 ,

代县长将手机关了 源个小时

辕固

猿巢树而居 ,守望汪洋 ,为考上大学的儿子

积攒学费的母亲与猪、鸡为伍

辕愿

源援一条江与 员戮乙人 ,中华民族的悲悯情怀

再一次被激活和唤醒 ,我们曾经放弃了

许多机会 ,再也经不起失去了

辕缘

第七章 荆江分洪区大转移

辕固

员湖北省上送分洪报告 ,荆州分洪进入倒计时

辕固

圆荆江分洪区 ,一个红色马背学者的奇妙

大胆的构思 ,但是昨天的故事并没有浮现

辕源

猿公安 猿万人大大转移 ,富饶的分洪区

静静地睡着了

辕固

源图书馆长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 ,故土难离

的情结天地为之动容

辕缘

第八章 苍生在上

轱辘园

员温家宝三下荆江。朱镕基说 我们的决策
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轱辘园

圆毅殿圣立下军令状。温家宝说 如果你们
能守住 我向中央报告

轱辘缘

猿麦机在西郊机场待命 朱总理叮嘱说：
今晚随时准备飞沙市

轱辘园

源又是一个“八七”会议 三军统帅
为决胜长江写下历史大手笔

轱辘猿

缘总理拥抱将军 壮士手挽百姓。
一片苍生情 跃然天地间

轱辘猿

远朱总理说 有人劝我别坐直升机 但我不
怕 只有乘直升机才能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轱辘猿

第九章 号令三军

轱辘园

员援一个电话调了八个师”。长江用兵令
国人振奋 令世人惊奇

轱辘园

圆大型空运师全部出动。陆军师长说：
我们够神速的了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轱辘猿

猿摩托化部队齐头开进 陆海空三军
饮马长江 千里江河将星灿烂

轱辘猿

源中国的“空军一号”在行动 高级工程师
出身的三军统帅将睿眸投向了牵动中
华神经的南北水患上

轱辘园

第十章 今夜荆江不分洪

轱辘缘

员荆州分洪进入读秒阶段 一个巨大的天问在

叩问上苍 :究竟该由谁掀动分洪的“核按钮”
圆向分洪区腹心挺进 ,哒哒作响的时针念着
咒语 ,拉网搜索的官兵直到起爆零时才跳
出生死归线
猿在听取了水利专家的科学论证后 ,温副
总理代表中央断然决策 :今夜荆江不分洪
源社稷何其重 ,苍生价更高。中华幸哉 ,
人的生命被高擎到了第一位

第十一章 决胜长江的另一战场

员龄观楚天风雨 ,智测大江水情 ,位于汉口
解放大道的长江水委成了中国乃至世界
注目的中心
圆毛泽东感叹地说 :长江水委人才济济。面对
中国作家的追踪 ,他们始终保持惯有的低调
猿铁肩担风险 ,妙手记数据 ,一份普通的水文
日志 ,记载着长江水委的专家功不可没
源调度江流 ,巧错洪峰。隔河岩在荆江
不分洪中出奇制胜

第十二章 炸坝“核按钮”

员军决战长江 ,楚天泪别亲人 ,可地爆连
却是荆江大堤上惟一不受欢迎的连队
圆炸堤预令正式下达 ,圆吨炸药埋进 员个
装药孔 ,中国关注的焦点今晚投向这里
猿历史在那一刻凝固了。陆军少将咬钢嚼
铁地蹦出一句话 :没有书面命令 ,天王老
子的电话也不行

源大战过后静悄悄。寂寞的地爆连中尉
指导员感慨地说 ,我手里可是攥着价值
员园亿元的大新闻啊

轱辘苑

第十三章 江河之殇

轱辘园

员母亲河不再温柔。让我们都扪心自问：
长江这是怎么了
圆麦家们警告说：人类的最后的战争，
将是争夺骆驼刺的战争
猿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流淌过千年的
漫漫之旅 ,长江终于走进江殇的绝境
源漂泊在为生存呐喊 冷酷的现实摆在
国人面前 ,人水争地就会人江俱毁
缘水拍三楚 ,浪惊江南。百年洪魔敲响
世纪警钟 ,治国必治水
远一位智慧老人从历史的天空传来生命天籁：
皈依自然 ,才是人类未来惟一的出路
苑历史的警钟并非第一次敲响 ,黄河之殇，
长江之殇 ,湖泊之殇已迫在眉睫

轱辘园

轱辘缘

轱辘愿

轱辘园

轱辘缘

轱辘园

轱辘源

第十四章 水患中国

轱辘远

员勸问长江 :母亲河在泱泱中华的
历史卷帙中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圆鹏蒙初辟 ,亘古洪荒 ,一部古代中国的
水患史徐徐拉开了大幕
猿历史的报复就这么残酷 :千古一帝兴亡于水，
汉武雄风亦泯灭于水
源江南杏花春雨 ,魏蜀吴三分天地 ,长江水患

轱辘远

轱辘怨

轱辘缘

大幕骤然拉开	辕愿
缘盛世勃兴水利 ,乱世江河决溢	辕愿
远宋诏植树 ,元倡筑堤 ,成吉思汗后代不只	
重射雕	辕源
苑大灾荒引起大混乱 ,大明王朝的强国梦	
浸泡在滔滔大水之中	辕愿
愿康熙理漕运 ,雍正治黄河 ,乾隆 圆道金牌	
降旨严办 圆名庸官 ,清初三帝也是治水英主	辕园
怨民国不为民 ,青天江河废 ,百年水患犹在昨天	辕豫

第十五章 为政之道在于治水

辕苑

员治水文化 ,治水政治 ,东方土地上结出的	
一枚历史青果	辕苑
圆毛泽东一生写过多少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手	
笔 ,然而在长江黄河面前 ,这位沾着水的	
灵性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却显得格外谨慎	辕怨
猿国语·周语》说 :“山崩川竭 ,亡之征也。”	
黄河 ,现在几点钟	辕源
源大江东去 ,逝者如斯。站在一个新千年的	
零点上 ,叩问 员愿年长江水患究竟给	
天下苍生留下怎样的沉思	辕园
缘夜听神女怅然 ,遥望秦汉冷月 ,抚摸历代	
人杰留下来的一卷卷治水宝典 ,孤舟兀	
立仰望楚天而太息	辕远

序曲 温家宝说 :若作出错误的 决定 ,我就跳长江殉职

公元 1998 年 8 月 1 日。北戴河海滨。

一抹立秋的太阳轻轻泻在苍松翠柏掩映的中央领导人夏季办公的别墅区里 ,海滨浴场蓝色的波涛浸淫拍打着金色海滩。尽管北方城郭还氤氲着一层层仲夏时节燠热的岚烟 ,但一缕挟着初秋气息的清风飘然而至 ,给在 1998 之夏那场洪水里浮沉和煎熬的国人带来新的希望。

是日下午 4 时许 ,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国家防总关于荆江分洪紧急汇报。上午刚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视察灾情匆匆飞回山海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了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脸色都一片惨然。

“ 长江形势突变。”国家防总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扶了扶眼镜 ,拿着一小时一报的长江汛情水位报表说道 :“ 从昨天长江各水文站预报看 ,第六次洪峰至多是一个中等量级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今天凌晨 ,三峡区间各支流普降暴雨 ,河水陡

涨，从半道上给第六次洪峰加了一江重负，截止今天下午，沙市水位已经突破 19.85 米，预计可能达到 19.95 米……”

“这可是长江在百余年间的最高水位了。其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位的 1954 年和 1959 年。那两次洪水没超过 19 天，现在四十多天了，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困难的抗洪时刻。”坐在总书记右边的朱镕基总理感叹地说：“家宝同志刚从长江前线回来两天，本来今晚要飞哈尔滨检查东北防线的抗洪抢险情况，我看还是改变行程，再下荆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前线实施全权指挥……”

“这样好！荆江分不分洪，也就在此一夜了。”总书记点了点头，赞许道：“前些天有一位老水利专家，给我和镕基同志写信，说以 36 年的党龄保证，荆江非分洪不可，否则就对不起历史。大家想过没有，荆江干堤经过建国以来近 30 年的建设，堤顶堤身已经达标，家宝同志掌握了那么多数据，严防死守，完全可以抗往 19.85 米水位洪峰。话虽这么说，我 15 号到荆州一看，故土难离啊，分洪区里有些老太太死活不肯走，真要是分了，损失可就大了！”

“争取不分洪，当然是最大的幸事，最好的了。”朱总理赞同说，“何况我们还有十多万人民子弟兵在长江大堤上作中流砥柱，还有改革开放 16 年积累的巨大物质成果作后盾，应该有这个信心，但分洪区的转移一点也不能松懈，财产、物资、坛坛罐罐淹掉了不要紧，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分洪区不能留人，要做预防万一准备……”

“一方面一定要死守长江大堤，谁也不能动摇。同时也要作分洪的准备。”江总书记将讲话时挥动的手擂了下去，一锤定音：“同时，动员公安分洪区未撤出来的人迅速转移出来，分洪的最高水位就定在 19.85 米，以沙市水位为准。最后的决定权，中央政治局常委授权前线总指挥温家宝同志来拍板。”

将近下午 5 点，会议结束了。

温家宝站起身来向江总书记辞行。

“家宝同志，又辛苦你往荆江跑一趟了。”总书记紧紧地握住温家宝的手，郑重地交待：“再看看，慎重决策！”

“请总书记放心！我这次要是做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就跳长江殉职。”温副总理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度和慷慨。

“你可不能跳长江，我们等着你平安归来！”总书记戏谑而又严肃地说道：“家宝肩上的担子重，压力大啊！但我们政治局常委都会给你做减压的工作……”

“谢谢！”温家宝说道。

北戴河小会议室里爆出了一阵爽朗自信的笑声。

“家宝，拜托啦！”身着长袖 栽恤衫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起与副总理温家宝肩并肩步出会议厅，神色凝重地说道：“今晚，荆江不分洪，就全权交给你这个前线总指挥定夺了！”

“请总理放心，我会竭尽全力而为之！”温家宝副总理的睿眸里透射出一股沉着而又自信的神情。

朱总理的目光里充满了巨大信任：“好！我让值班秘书 圆原小时监视汛情，一小时询问一次洪峰的流速和流量。”

温家宝点了点头：“前线若有紧急情况，我会及时向总理报告的。”

两位系国家和人民的安危于一身的政府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傍晚时分，太阳已坠落到海平面上去了，晚霞挽起了最后一轮惊艳，北戴河海滨渐次沉没在暮霭沉沉之中。

一队黑色国产奥迪车沿着北戴河别墅区红砖蓝瓦间的林荫道，往山海关空军机场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坐在小轿车后座上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车窗外边，华灯初上，长街大衢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黎民百

姓的身影在他的视野里一一掠过，清晰的、朦胧的，幻化成了一条生命的长河。作为 1985 年之夏两江抗洪抢险的总指挥，温家宝的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今年 猿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就遇上了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洪水，他那并不宽厚壮实的肩上挑着的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挑着的是一条江和几亿天下苍生的安危，这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大河啊！自从 愿月 远日湖北省防指向国家防总正式上报了准备荆江分洪的报告之后，分洪与不分洪，搅得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条江和几亿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都一下子压到他这位第一次担任国家防总总指挥的身上，分与不分，孰轻孰重，温家宝比谁心里都清楚。启动荆江分洪区，将会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沦为灾民，倘若不分洪，一旦荆江大堤溃破，大水将会以 猿米高的水头涌入 愿万人赖以生存的江汉平原，甚至水淹大武汉，一夜之间两千多万人口居住的家园就会化成一片真正的云梦泽国，肆虐的洪水可飞流直下南京下关。大清王朝 1854 年在史书中记载的长江大水的悲惨场面就会重现。绝不是他跳进长江就能谢罪于天下的事情啊！

残阳熔金，暮色苍茫。小车箭一般地往山海关军用机场疾驶而去。温副总理想到，他已经没有退路。治水如同治国。一种为中华民族舍身取义，为一条江和几亿人的安危赴汤蹈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中升腾，今晚的目标就得定位在力争既不分洪也不溃堤的双赢上。

阿吉尔喷气公务旅行机早已停在山海关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一个小时前，机组已经接到空军航管局的通知，今晚不飞哈尔滨，改飞湖北沙市机场，送温副总理前往荆江大堤。这种现代化公务旅行机，今年入夏以来，已多次送温家宝副总理往返于大江南北之间，指挥南北两条战线的抗洪，机组熟稔每一条飞行的航线。

黑色的奥迪车队在阿吉尔专机前戛然停下。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水利部长钮茂生和国家防总的一批专家——走下车来。阿

吉尔公务机机组在飞行团副团长史尔中大校率领下伫立在白色的机翼之下迎接温副总理一行：“欢迎首长再次乘坐我们的飞机飞行！”

“谢谢！”温文尔雅的温家宝紧紧地攥着机长的手，微笑着说，“刚从湖北飞回来，今晚又要辛苦你们飞一趟沙市了。”

“首长辛苦，这都是我们机组应该做的。”史尔中大校喃喃说道。

等温副总理的随员全部登机之后，小型喷气专机便迅速发动起来，在夜色苍茫之中振翼而起，扶摇直上九霄，以每小时八百多里的速度向南方飞去。

原点 缘分，飞机急速下降，夜色中的大江渐渐隐现，噼噼啪啪的雨点抽打着专机银色的双翼，荆江大堤两岸一串串昏黄的灯火将一条肆虐的大江的轮廓勾勒出来，犹如一条盘踞在三楚大地上的巨龙，它随时可能张开黑暗幽深的饕餮大口，吞噬隐没万家灯火深处的生灵……

温副总理与机上所有的随员一样，脸色一片严峻。大家几乎都在做着同样一个动作，将脸贴近舷窗，俯瞰着百年中国最大的一场世纪洪水，俯视着百万军民筑起一条血肉长城，巡睃着这条洗褪了温柔日益暴烈起来的母亲河，俯看着 1998 年之夏牵动着中国乃至世界亿万双眼睛的长江。

一种凄怆的苦涩涌上心头。今晚，是决定荆江分洪区的人们命运的最紧张的时刻……

第一章 长江在哭泣

1 1998年 缘月 ,水利专家从南京发出警告 :今年长江有大水

岁月的时钟重新逆转到三个多月前的金陵城下。

仿佛苍天有约 ,1998年 缘月 缘日 ,长江沿岸各省的防汛抗旱指挥长纷纷云集石头城里 ,出席在这里举行的长江防汛总指挥部召开的指挥长会议。

江南的 缘月初虽说还处在暮春时节 ,但是淅淅沥沥的梅雨天早已挟着灰暗色的云裳 ,提前半个多月笼罩在人们一时还难以看清的天空里。在大气空间积淀了一个漫漫长冬的暖湿气流 ,被凛冽的东北季风挟裹着 ,犹如一场巨大的雪崩铺天盖地又气势汹汹地涌进了万里晴空 ,太阳被厚厚的云层裹住了 ,盘旋的积雨云突然向杏花春雨江南的南国腹地覆盖下来。

仰望着满天飘浮的积雨云 ,脸颊上写满了忧郁的长江五省主管水利和防汛抗旱的副省长、水利厅长迈着沉重的步履走进了会议大厅。

会议刚刚拉开帷幕 ,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长委主任黎安田就在会上发布了一个让人惊悸的消息：“今年长江有大水！”

黎安田教授 ,毕业于南京河海大学水利系 ,一头青丝在多年的长江上奔波中已被岁月的风雨漂洗成一片苍然 ,虽然早已高就长委主任这个副部级官员的位置上 ,但他的身上仍然飘逸出一个专家出身官员的气质 ,谦逊而不肆张扬 ,谨慎却颇多主见 ,彬彬有礼却不乏铁骨柔肠。显然与那些从乡吏、县吏、厂长、经理一路飙升上来的官员大不一样。愿月 愿日那个风高夜黑浪急的惊心动魄之夜 ,他以横刀立马胸装百万兵的大将气度 ,拿出决定性的五点建议 ,为温副总理最后确定不分洪的历史性决策立下汗马功劳 ,再次凸显了技术专家出身的治水官员那种不同凡响的一面。然而此刻的黎安田却是一派谦谦君子的风度 ,那双睿眸里进射着智慧的光芒 ,操着江苏味的普通话 ,娓娓说来：“据气象部门的长期预报预测 ,今年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降水偏多 ,加上去冬以来 ,青藏高原连降大雪 ,入夏后积雪融化 ,易垫高长江水位。一旦与中下游暴雨洪水遭遇 ,水位叠加 ,将严重威胁长江大堤的安全……”

“我最担心的还是从 愿缘年以来 ,长江没有发生全流域性的大洪水。”黎安田是蹙着眉头说出这番话的；毋庸置疑 ,种种迹象表明 ,今年的水情异常 ,气候反常 ,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新近横空出世的拉尼娜现象极有可能延续到主汛期 ,未来的汛情不容乐观。我们必须做好应对长江流域发生 愿缘年大洪水的准备。鉴于此 ,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防总非常关注今年长江的汛情。大家知道 ,温家宝同志在 猿月份的人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并走马上任新一届国家防总总指挥后 ,迅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一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明确指出 ,今年南方的汛情来得早 ,来得猛 ,防汛形势严峻 ,责任重于泰山。要提前做好人员、资金和物资的准备 ,切实落实责任制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南京会议在春雨潇潇之中匆匆结束了。

各省的长江防汛老总们步出会议大厅时,已经是日暮黄昏。远处的灵谷寺里传来了一阵阵罄钟暮鼓的声音。

尽管不少善男信女虔敬地膜拜在灵谷寺佛陀的莲花座下,在梵香袅袅之中,默默地祈祷上苍保佑天下苍生平安吉祥,但是他们至今仍不明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愿愿年的世纪洪水向他们一天一天地逼近了。

警钟长鸣,在紫金山下久久回响:

“长江今年有大水!按照抵御愿愿年大洪水的要求做好一切工作。”

一记警世之钟在中华大地的各级治水官员心中提前一个多月敲响了。

2 掇史说,盛世伐木,为王筑城。万里长江正变成第二条黄河

历史的钟声其实早已经敲响。

当我们伫立在荆江大堤观音矶头的明代砖塔下,凝视着这座被长江淤泥淹没了远层、从底部距地面上已达愿米之深的砖塔塔身时,不得不直面一个无情的现实:长江在荆江段早已经变成了一条悬河,荆江大堤就是悬在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头顶上的一把利剑,说得更明白些,现在的长江河床已高出大堤下的荆州古城愿米,一旦荆江大堤溃口,史前记载的真正的云梦泽国就会在楚天云水里卷土重来,一场愿世纪历史大悲剧随即将在中华大地上拉开帷幕,中国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走下荆江大堤,穿行于荆州古城的历史博物馆里,飞扬的思绪随着那一卷卷已经褪色变黄的荆州古志跳荡。逝者如斯夫,岁月的大潮也许可以将所有辉煌抑或龌龊的历史和人物都洗磨干净,

但是,却无法淹没和洗却历代史官们留下的铁案如山的治水史。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在眼前凸现,就像一串串烧得发红的方铁块,烙印着我们那一颗颗悲天悯人的文人心:

从盛唐开始,长江流域的水灾始终呈直线飙升的趋势。据统计,唐代 150 年 15 次,宋、元代 200 年 15 次,明、清代 300 年 15 次。从 1550 年至 1850 年的 300 年间,江汉平原就有 150 年遭受洪灾。1550 年长江大洪水过后,虽然曾大力整治河道,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督导整个长江流域的治水工程,但是长江洪灾带来的噩梦仍然高达 300 年 15 次。1850 年代,长江上游四川发生水灾 10 次,1900 年代 15 次,1950 年代年年都发洪水。身处长江腹地的湖北省 1550 年至 1850 年的 300 年间,发生大洪水 15 次,而 1850 年至 1950 年 100 年间就发生了 15 次大洪水。

历史蹒跚地跨入了 1950 年代,长江大洪水发生概率和随意性日益增高。1954 年的长江大水已搅得人心惶惶,而三五年来一次已不是骇人听闻的谶言。1959 年的险情已将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那时人们就有一种忧患在隐隐约约地萌动,1550 年那样的汪洋大水会不会在长江重演?阿弥陀佛,1959 年没有来。然而,刚刚沉寂了一年,1959 年的 20 世纪大洪水终于轰然而至了。

步出荆州博物馆,楚天旷野已是一片血色苍凉。兀立于秦砖汉瓦修筑的荆州古城的宫墙上,一群昏鸦盘旋于高巍的城郭与钻天杨的树梢之间,发出令人心悸的鼓噪,远眺落霞与孤鹜齐飞,长江与楚天一色,依倚在那浸沉着时代烟雨的古城墙雉堞前,谛听着身后长江浑浊咆哮而来的涛声,我倏地遥想到了那条从世界屋脊上飘逸洒下红绸缎般的黄河水,一种竟无语凝噎的怅然蓦地涌上心头:毋需再请专家去论证,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

如果说,那流淌着铜汁般液体的黄河是祖先传承给我们一笔祸福交织的遗产,那么,这曾经清澈百世的万里长江,现在又在忍无可忍地向我们发出怒吼了。

恸问黄河。恸问长江。恸问历史。恸问苍昊。当然还要拷问一下我们自己的灵魂。究竟是谁毁灭了黄河,究竟又是谁将长江变成了一片浑浊?

天地一片缄默。然而,久久回鸣在我们心头的,却只有四个字:“盛世伐木!”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漪。……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眺兮。河水清且沦漪。”这首出自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名为《伐檀》的诗,让我们从古老的发黄的方块字中,第一次听见了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原始初民们孜孜不倦的砍树的声音。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又最早把“树”与清澈而且翻滚着涟漪的“河”连在一起。据古文字学家考证,在古代,“坎”字代表斧头砍树的声音,而我们现在常用的河水“涟漪”这个词,也是从这首诗里最早演变而来的。

早在远古,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砍,砍,砍”砍树了。那时也正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源头,当我们茹毛饮血的先人在性意识觉醒的驱使之下,用树叶遮住私处,一步一步地走出巢居的莽莽森林,走进黄河流域、走进中原腹地时,随着都市文明的隆起,便开始回过头来对于自己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绿色摇篮进行乱砍滥伐,而且越是太平盛世越大兴土木,越大兴土木,越对曾经抚育自己成长的大林莽进行无休止的采伐。

其实,黄河流域的史前景象,绝不是今天这样广袤数千里令人只有绝望的黄天、黄地、黄风、黄雨、黄色波涛和黄色的皮肤。它曾经是一片遮天蔽日的苍莽雨林,参天的大树遮天蔽日,阴晦的雾霭萦绕山涧,流水淙淙,野果盈浆,猿啼狼嗥,虎啸狮吼,剑龙、大象穿行其间,是人类童年时代最古老的一片伊甸园。

然而,伴随着黄河文明屹立于东方大地,那建城筑宫的砍伐,便开始呈排山倒海之势。尧可谓是中国历史最简朴的一个酋长,